

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绝望计划，而胜利，将是最糟糕的结果……



三部曲之一 | 最后帝国(上)

THE FINAL EMPIRE

A glowing, ethereal figure resembling a mistborn character, with a long, flowing, smoke-like tail and a body that appears to be made of mist or smoke. The figure is set against a dark, textured background with a blue glow.

迷雾之子
MISTBORN

[美] 布兰登·桑德森 著

张晓哲 译 李天奇 译审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迷雾之子

MISTBORN



三部曲之一 | 最后帝国 (上)
THE FINAL EMPIRE

[美] 布兰登·桑德森 著
张晓哲 译 李天奇 译审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致贝斯·桑德森

她阅读奇幻书的历史
比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还要长
而且当之无愧
拥有一个和她一样古怪的孙子

序

致
简
体
中
文
读
者

即将首次阅读我的作品的中国读者们，我要对你们表达格外热烈的欢迎。谢谢你们选中了我的书，愿你们享受在字里行间发现的一切。等了这么久，我的书终于在中国出版了，这让我非常激动。我曾在亚洲地区生活过两年，中国源远流长的神话与文明为我的写作提供了不少灵感。

我写的书被归类为奇幻。奇幻是我热爱的题材，我已在其中深陷多年。但在在我看来，有太多的人只根据简单的类别定位就对书籍作出草率的评判。在我的书中，我不仅营造神奇而令人惊异的气氛，也描绘人类自身所处的状况，竭尽全力将幻想和真实融为一体。对我来说，只有作为科学分支的魔法才最为有趣——只是这门科学并不存在于我们的世界。

在我接触过的中国民间传说和电影中，我也看到了类似的东西。精彩神奇的情节永远掩盖不了角色命运的意义——那才是故事的核心所在。

衷心感谢你们抽出时间阅读我的作品。希望你们能在这些书页中找到具有深度、值得去爱的事物，发现美好、有趣，但同时又令人深思的东西。

布兰登·桑德森



特里斯坦区
TERRIS DOMINANCE

西部辖区
WESTERN DOMINANCE

北部辖区
NORTHERN DOMINANCE

中央辖区
CENTRAL DOMINANCE

南部辖区
SOUTHERN DOMINANCE

东部辖区
EASTERN DOMINANCE

边远辖区
REMOTE DOINANCE

月牙辖区
CRESCENT DOMINANCE

- 9. 泰里安湖
LAKE TYRIAN
- 10. 卢萨岱尔湖
LAKE LUTHADEL
- 11. 黑湖
THE BLACK LAKE
- 12. 瑟伦河
RIVER SEARAN

- 13. 北瑟伦
NORTH SEARAN
- 14. 南瑟伦
SORTH SEARAN
- 15. 香奈瑞尔河
THE RIVER CHANNEREL

最后帝国

- 1. 卢萨岱尔 LUTHADEL
- 灰山 THE ASHMOUNTS
- 2. 泰里安山 TYRIAN 3. 泽瑞那山 ZERINAH
- 4. 法里斯特山 FALEAST 5. 多瑞尔山 DORIEL
- 6. 莫拉格山 MORAG 7. 卡林山 KALLING
- 8. 陀林诺斯特山 TORINOST

卢萨

钢门
STEEL GATE

铁门
IRON GATE

1. 喷泉广场 FOUNTAIN SQUARE
2. 克瑞迪克肖官 KREDIK SHAW
3. 正教部指挥处
CANTON OF ORTHODOXY HEADQUARTERS
4. 财政部指挥处
CANTON OF FINANCE HEADQUARTERS
5. 卢萨岱尔卫戍部队
LUTHADEL GARRISON
6. 樊乔城堡 KEEP VENTURE
7. 哈斯丁城堡 KEEP HASTING
8. 勒卡尔城堡 KEEP LEKAL
9. 艾拉瑞尔城堡 KEEP ERIKELLER
10. 克拉克斯的店 CLUBS' SHOP
11. 卡蒙的藏身处 CAMON'S SAFEHOUSE
12. 老墙街 OLD WALL STREET
13. 肯顿大街 KENTON STREET
14. 阿尔风暴广场 AHLSTROM SQUARE
15. 第十五个十字路口 15TH CROSSROADS
16. 运河街 CANAL STREET

17. 物资部指挥处
CANTON OF RESOURCE
HEADQUARTERS
18. 物资部指挥处
CANTON OF RESOURCE
HEADQUARTERS
19. 审判部指挥处
CANTON OF INQUISITION
HEADQUARTERS

青铜门
BRONZE GATE



尔



目录

序	1
第一部 哈辛的幸存者	15
第二部 漫天尘埃下的造反者	153
第三部 血阳的孩子们	237
第四部 雾海中的舞者	391
第五部 被遗忘的世界里的信徒	533
尾声	588
专用名词及人物介绍	599
万语幻想文学社召集令	607

有时候，我感到很忧虑，觉得我不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哲学家们让我相信时机到了，征兆都是吻合的。但我还是怀疑他们是否看错了人。那么多人要依靠我。他们说我会掌控全世界的未来。

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拥戴的永世英雄——他们的救星，怀疑自己，他们会怎么想？也许他们根本不会感到震惊。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最让我忧虑的。也许，他们心里也在疑惑，就像我这样。

当他们看着我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说谎者吗？



序

漫天尘埃。

特雷斯丁领主皱着眉，抬眼望着正午微红的天空，他的仆人快步向前，在他和贵宾头顶上撑开了一顶遮阳伞。最后帝国尘埃漫舞并非罕事，但特雷斯丁不想让烟灰污染他精美的新外套和红背心，这些衣服是刚从卢萨岱尔取道运河送来的。还好，风不大，遮阳伞应该管用。

特雷斯丁和他的客人站在小山顶上，这里有一个可以俯瞰田野的庭院。几百人身穿棕色工作服，正在漫天飞舞的尘埃中耕作。他们不紧不慢，斯卡人做事就是这样的。农夫是一群懒惰、低效的人，但他们并不抱怨，明白事理，只是埋头干活，带着无声的冷漠在田间忙活。工头甩过去的鞭子会迫使他们专心工作一阵子，但工头一走，便又会恢复懒散的样子。

特雷斯丁转向站在他身边的这个人——圣务官，解释道：“有人认为，让他们在田里干上一千年的活儿，效率就会变得高一点。”圣务官转过身，挑起

一边的眉毛，这个动作仿佛是为了突出他最显著的特征：眼睛周围皮肤上错综复杂的文身。文身很大，穿过眉毛，到了鼻翼两侧。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高级圣务官领导——一个地位显赫的圣务官。特雷斯丁的庄园里有自己的私人圣务官，但他们只是些小角色，眼睛周围文身很少。而这个人是从卢萨岱尔来的，和给特雷斯丁送新衣服的人坐的是同一艘运河船。

“你应该看看城里的斯卡人，特雷斯丁，”圣务官说道，转回身去看着斯卡劳工，“跟卢萨岱尔城里的比起来，这些人算勤劳了。你对他们的控制更直接。说说看，你一个月损失多少？”

“哦，大约六七个，”特雷斯丁说道，“一些是打死的，一些是累死的。”

“那逃跑的呢？”

“从来没有！”特雷斯丁说，“当我刚从我父亲手中继承这片地的时候，有几个逃跑的，但我处死了他们的家人，剩下的很快就丧失了逃跑的勇气。我怎么也想不通那些管不好斯卡人的人是怎么了，我觉得他们很好控制，只要适当地施以铁腕。”

圣务官点了点头，披着灰袍静静地站着。他看来挺高兴，这是好事情。这些斯卡人实际上并不是特雷斯丁的财产。和所有的斯卡人一样，他们属于御主大帝。特雷斯丁只是从君王那里租用劳工，就像他要向君王的圣务官支付劳务费那样。

圣务官低头看了看怀表，然后又抬头盯着太阳。尽管尘埃漫天，阳光还算灿烂，太阳在重重烟雾后闪耀着明媚的深红光芒。特雷斯丁拿出手帕擦了擦眉毛，对遮挡正午热浪的遮阳伞心存感激。

“非常好，特雷斯丁，”圣务官说，“我会照你的要求把你的提议交给樊乔领主。关于你这儿的经营情况，他会从我这儿听到对你有利的报告。”

特雷斯丁忍住松一口气的冲动。圣务官受托见证贵族间的任何契约或交易。当然，受聘于特雷斯丁的低级圣务官也可以做证人，但要打动斯特拉夫·樊乔自己的圣务官谈何容易。

圣务官转向他：“今天下午我要从运河回去。”

“这么快？”特雷斯丁问道，“你不吃过晚饭再走？”

“不了，”圣务官答道，“还有一件事我要和你谈。我不只是受命于樊乔领主来此，而且……也为审判部调查些事情。有传言说你喜欢和斯卡女人调情。”

特雷斯丁打了个寒战。

圣务官笑了。他可能只是想消除怀疑，但特雷斯丁只觉得这句话让他感到神秘和恐怖。“不要担心，特雷斯丁，”圣务官说道，“如果上面真的为你的行为担忧的话，早就会派残酷的审判官而不是我过来了。”

特雷斯丁缓缓地点了点头。审判官，那帮残酷的家伙他一个也没见过，但是他听说过……一些故事。

“我对你对斯卡女人的行为是满意的，”圣务官说，边说边回过头去望着田野。“我在这儿的所见所闻表明你总能把局面整顿好。像你这样的人，高效，多产，在卢萨岱尔吃得开。再干几年，做些生意，谁能料想发展得会有多好呢！”

圣务官转过脸去，特雷斯丁发现自己在笑。这不是承诺，甚至不是认可。通常，圣务官与其说是祭司，不如说是官僚和证人。但是从御主大帝自己的仆人口中听到如此赞扬……特雷斯丁知道有些贵族觉得圣务官令人不安，有些人甚至认为他们是个麻烦。但是在那一刻，特雷斯丁恨不得吻他。

特雷斯丁转回身去，面对着斯卡人，他们在血红的太阳和漫舞的灰尘下静静劳作。特雷斯丁一直是乡间贵族，住在种植园里，梦想着有一天也许会搬入卢萨岱尔。他听说过舞会和派对，魅力和私通，一想到这些他就心情激动。

今晚我要庆祝一番，他想。在第十四间小屋里有年轻女子，他已经关注一段时间了。

他又笑了。再干几年，圣务官说过的。特雷斯丁也许能缩短时间，如果他干得更卖力些呢？最近他的斯卡人口在增长。也许如果他再逼得紧一点，今年夏天他可以再多个丰收，用额外的部分完成和樊乔领主的契约。

特雷斯丁一边点头，一边看着这群懒散的斯卡人，一些在锄地，一些趴在

地上，拂去幼苗的灰尘。他们从不抱怨。他们从不抱希望。他们连想都不敢想，就该是这样，因为他们是斯卡人，他们是——

有个斯卡人朝上看，特雷斯丁呆住了。那人看到了特雷斯丁的眼睛，他的表情里有挑衅的火星，不，是挑衅的熊熊火焰。特雷斯丁从未见过这种眼神，从未在斯卡人的脸上看到过。特雷斯丁不由自主地朝后退了退，当这个陌生的腰杆挺直的斯卡人盯着他时，他浑身上下都打了个冷战。

随后，那个人笑了。

特雷斯丁看着别处。“科顿！”他尖厉地喊道。

强壮的工头冲上斜坡。“怎么啦，老爷？”

特雷斯丁转过身，指着……

他皱着眉。那个斯卡人在什么地方？他们劳作时低着头，身上粘着烟灰和汗水，很难把他们区分开来。特雷斯丁停下来，搜寻着。他觉得自己知道那人在什么地方……一片空地，现在没人站在那里。

没有。不可能。这人不可能那么快从人群里消失。他去哪里了？他肯定在那里，某个地方，正垂着头干活。他那明显的挑衅是不可饶恕的。

“老爷？”科顿又问道。

圣务官站在一边，好奇地看着。让这个人知道有个斯卡人如此厚颜无耻是不明智的。

“让南面的斯卡人干得再卖力些，”特雷斯丁指着南边，命令道，“我看见他们懒洋洋的，哪像个斯卡人。挑几个揍一顿。”

科顿耸耸肩，但点了点头。这不是像样的体罚理由，但是，也不需要找体罚劳工的像样理由。

毕竟，他们只是斯卡人。

凯尔西听说过一些故事。

他听说，谣传很久以前，太阳曾经不是红色的。天空没有烟雾和灰尘笼罩，植物也不用为生存而挣扎，斯卡人也还没有成为奴隶。那是在御主大帝之前的

岁月。然而，那个年代已经差不多被遗忘了。甚至连传说也变得模糊了。

凯尔西注视着太阳，他的视线追随着这西沉的大圆盘。他独自一人，在空旷的田野里默默地站了很久。一天的活儿干完了，斯卡人已经被赶回他们的小屋。迷雾马上要来了。

最后，凯尔西叹了口气，然后转身小心地越过垄沟和小路，在大堆尘土间迂回。他避开庄稼，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庄稼看来并不值得他那样做。它们长着枯萎的黄叶，病恹恹的，看上去和料理他们的人一样垂头丧气。

斯卡人的小屋在昏暗的光线下若隐若现。凯尔西已经可以看到迷雾开始生成，弥漫在空气中，使这些土墩一样的建筑物呈现出超现实的不可捉摸的面貌。小屋没人看守，也不需要看守，因为一旦夜幕降临，没有斯卡人会冒险跑出去。他们对迷雾的恐惧太强烈了。

总有一天我会帮他们治好这个毛病，凯尔西在走进其中一个较大的建筑物时这么想，但是，一切都是由他们所处的时代决定的。他推开门，悄悄走了进去。

谈话马上停止了。凯尔西关上门，然后转过身微笑着面对屋里大约三十来个斯卡人。中间的火坑里火不是很旺，边上的大锅里满是飘着细碎菜叶的水，晚餐开始了。当然，汤是乏味的。气味倒还诱人。

“晚上好，各位，”凯尔西微笑着说，把背包放在脚边，人斜靠着门，“今天过得怎么样？”

他的话打破了沉默，女人们又去继续准备晚餐了。而一群男人坐在一张粗糙的桌子旁，继续用不满的神情看着凯尔西。

“我们一天都在工作，旅行者，”泰帕，斯卡人中较为年长的一位说，“这些事你倒是躲过了。”

“我不适合干农活，”凯尔西说，“我细皮嫩肉，受不了这个。”他微笑着，举起布满一道道细痕的双手和臂膀。疤痕纵向分布在他的肌肤上，就像有只野兽反复用爪子上下耙过他的手臂。

泰帕嗤之以鼻。把他看作长者略嫌年轻，也许他刚满四十岁，顶多四十，可能比凯尔西大五岁。然而，这个骨瘦如柴的人却摆出一副头目的神情。

“别嘻皮笑脸的，”泰帕严厉地说，“我们收留旅行者，我们希望他规规矩矩，避免猜忌。今天早上你从田里溜走，差点儿让周围的人挨了揍。”

“对，”凯尔西说，“但是那些人可能也会因为站错地方，或者休息的时间太长，或者工头走过的时候咳嗽而挨揍。我有一次看见一个人挨揍，因为主人说他不恰当地眨眼。”

泰帕眯着眼僵坐着，手臂搁在桌子上。他的表情坚定不屈。

凯尔西叹了口气，眼珠子在打转：“好，如果你要我走，那我就走。”他把包往肩上一甩，冷漠地拉开了门。

浓重的迷雾立刻开始从正门灌进来，在凯尔西的身子周围慵懒地飘过，积聚在地板上，在灰尘中爬行，就像一只犹豫的动物。几个人惊恐地大口喘气，虽然大多数人惊呆了，大气也不敢出。凯尔西站了一会儿，盯着外面黑暗中的迷雾。煮饭的微弱炭火照出了飘荡的气流。

“关上门。”泰帕的话是请求，不是命令。

凯尔西照着做了，把门推上，堵住了滚滚的白色迷雾。“这迷雾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你们的恐惧也太过分了。”

“冒险进迷雾的人会丢了他们的魂。”一个女人低声说。她的话提出了一个问题。凯尔西进了迷雾了吗？那么，他的灵魂会怎么样？

要是能知道就好了，凯尔西心里想，“哦，我想这意味着我得待在这里。”他招手让一个男孩搬个凳子给他。“也是好事，我还没来得及透露任何消息就走会很遗憾的。”

话音刚落，好几个人就竖起了耳朵。这是他们容忍他的真正原因，是甚至连谨小慎微的农夫也会收留像凯尔西那样的人的原因。要知道，他可是公然反抗御主大帝的意志，游走于各个种植园。他可能是个离经叛道者，是整个社区的危险，但是他从外面的世界带来消息。

“我从北方来，”凯尔西说，“在那里，御主大帝的影响不那么明显。”他口齿清晰地说道，人们一边干活一边会不自觉地凑过来听。第二天，凯尔西的话会被传给住在其他小屋的几百个人。斯卡人可能是屈从的，但是他们是无可救

药的饶舌者。

“西方由当地的领主统治。”凯尔西说，“天高皇帝远，御主大帝和他圣务官的铁腕够不着。有些远方的贵族发现快乐的斯卡人比受虐待的斯卡人活儿干得好。有个叫雷诺克斯领主的，甚至命令他的工头不得随意体罚。有谣言说，他在考虑向他的种植园斯卡人支付工资，让他们就像城里的工匠那样赚钱。”

“胡说八道。”泰帕说。

“抱歉，”凯尔西说道，“我没有意识到大好人泰帕最近去过雷诺克斯领主那里。你上次跟他吃饭的时候，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没有告诉我的话？”

泰帕脸红了：斯卡人不出门，他们当然不会和领主一起吃饭。“你当我是傻瓜，旅行者，”泰帕说，“但是我知道你是谁。你就是他们称作幸存者的那个人。你手臂上的疤痕暴露了你的身份。你是个滋事的人，你游走于种植园，挑起不满。你吃我们的东西，讲讲你的重大见闻和谎话，然后就不见了，让我这样的人去应付你给我们孩子的不切实际的希望。”

凯尔西挑起一边的眉毛。“唉，唉，大好人泰帕，”他说道，“你的担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怎么啦，我又没想吃你的东西。我自己带了东西过来的。”说完，凯尔西伸出手，把他的背包甩在泰帕桌前的地上。宽松的背包倒向一边，食物倒了一地。面包、水果，甚至还有很粗的熏制香肠在地上乱滚。

一只夏令水果滚过结实的泥地板，轻轻地撞到泰帕的脚上。这位中年的斯卡人以惊讶的目光注视着这个水果，“那是贵族吃的！”

凯尔西嗤之以鼻，“才不是呢。你们的领主特雷斯丁，他声名显赫，品位却差远了。他的食品间与他的身份根本不相称。”

泰帕的脸色更苍白了。他轻声说：“你今天下午就去了那里。你去了庄园。你……偷了主人的东西！”

“的确是这样，”凯尔西说道，“我还要加一句，虽然你们的主人在食物方面的品位不行，他挑看守的眼光倒是一流。白天潜入他的庄园还真不容易。”

泰帕还在盯着那包食物，“如果工头在这里发现它……”

“哦，那么我建议你们让它消失，”凯尔西说，“我愿意打赌它们吃起来要

比灌下去的燕麦汤好多了。”

二十几双饥饿的眼睛正在研究这些食物。要是说泰帕还想争下去，那他的动作慢了点，因为他的短暂沉默已被看作了同意。才几分钟，包里的东西就被翻看和分配了，而那罐汤却被冷落在一边，沸腾着，斯卡人则享用了奇异的一餐。

凯尔西向后靠，靠在小屋的木墙上，看着那些人狼吞虎咽。他说得不错：食品间的东西庸俗得令人沮丧。然而，这群人打小除了喝汤吃粥，就没吃过别的。对于他们，面包和水果是稀罕的美味。它们通常要等到放久了要扔掉时，由仆人带下来才能被他们吃到。

“你的故事截短了，年轻人。”一个年长的斯卡人注意到了，蹒跚着过来坐在凯尔西边上的凳子上。

“哦，我想以后会有时间多讲些，”凯尔西说，“我偷窃的证据被一次性全部吃光了。你不想再吃点吗？”

“不需要了，”这位长者说，“上次我吃了领主的東西后，胃疼了三天。新口味就像新思想，年轻人，你年纪越大，就越难消化。”

凯尔西顿了一下。这位长者一点也不咄咄逼人。他松弛的皮肤和谢顶的头皮使他看起来比实际更虚弱。然而，他应该比看起来强壮。很少有种植园斯卡人活到这把年纪。许多领主不允许年纪大的斯卡人待在家里不出去干活，贯穿一个斯卡人一生的频繁体罚也对上了年纪的人的生存造成可怕的威胁。

“你叫什么？”凯尔西问道。

“梅内斯。”

凯尔西回头看看泰帕，“大好人梅内斯，告诉我，为什么让他做头？”

梅内斯耸了耸肩：“当你到了我的年纪，你就要当心，不要随便浪费精力。有些斗争是不值得的。”梅内斯的话里有所指，他讲的东西超越了他与泰帕的个人之争。

“那么，你对此很满意咯？”凯尔西一边问道，一边朝着小屋和屋里半饥饿但又过度操劳的那些人点头，“你们对充满体罚和没完没了的苦工的一生感到满意吗？”

“至少它是一生。”梅内斯说，“我知道工资、不满和反抗会带来什么。御主大帝的目光和钢铁教团的愤怒要比一点儿鞭挞可怕得多。像你这样的人宣扬变革，但是，我在想，这是我们能胜任的一仗吗？”

“你已经在打了，好人梅内斯。你只是输得很惨。”凯尔西耸了耸肩，“但是，我知道什么呀？我只是个游走的无赖，到这里来吃你们的，教唆你们的年轻人。”

梅内斯摇了摇头：“你在开玩笑，泰帕可能是对的。我担心你的到来会给我们带来不幸。”

凯尔西笑了。“那就是为什么我不反驳他的原因，至少，就滋事者这一点，”他顿了顿，然后笑得更深了，“实际上，我想说，我来了之后，叫我滋事者可能是泰帕唯一说对的话。”

“你怎么做得到那样？”梅内斯皱着眉问道。

“什么？”

“那么会笑。”

“哦，我只是个乐天派。”

梅内斯低头看着凯尔西的双手：“这样的疤痕我只在另一个人身上看到过，他已经死了。他的尸体被送回到特雷斯丁领主那里，来证明对他进行了惩罚。”梅内斯抬头看着凯尔西：“他是在谈论反抗时被抓的。特雷斯丁把他送到他干过活的哈辛矿井，他死在了那里。那小伙子一个月不到就死了。”

凯尔西低头望着双手和前臂。它们有时还灼痛，虽然他清楚疼痛只是心理作用。他抬头望着梅内斯，笑了：“你问我为什么笑，好人梅内斯？御主大帝认为欢笑和快乐属于他自己。我不想让他得逞。这是场不费多大力气的战斗。”

梅内斯盯着凯尔西，凯尔西一度想这位长者会回报以微笑。然而，梅内斯最终只是摇头：“我不知道。我只是不——”

尖叫打断了他。叫声从外面传来，也许在北面，虽然迷雾使它失了真。屋里的人静下来，倾听这微弱的尖叫。虽然距离远，又有迷雾，凯尔西能听出尖叫声里含着的痛苦。

凯尔西怒火中烧，烧烫了锡。